

蘭陵入陣 舊曲今唱

在香港舞蹈團藝術總監楊雲濤的推動下，舞團的武術與舞蹈互動項目已推展數年，從《凝》到《山水》再到即將於四月中旬在葵青劇院上演的《蘭陵·入陣》，編舞及舞者不斷探索中國舞蹈與武術如何在當下的藝術語境中融合及共生。

據楊雲濤介紹，他大約十年前就開始對蘭陵王、蘭陵入陣的故事感興趣，並思考如何將其呈現在當下的舞蹈劇場中。蘭陵王的故事不乏傳奇，他名叫高長恭（五四一至五七三），是北齊神武帝高歡之孫，在史書記載中，高長恭「貌柔心壯，音容兼美」，既樣貌出眾，又驍勇善戰。相傳蘭陵王因為容貌柔美，擔心美貌不足以威懾敵軍，故而每每上陣時，都會戴上猙獰的面具，令敵軍望而生畏。

史書中所載，北周出兵十萬攻打北齊，於邙山大敗北齊軍。蘭陵王率五百騎士趕來救援，不過城上齊軍將士認不出他，懷疑是敵人計謀，不敢開城門接應。蘭陵王於是摘下面具，以真面目示人，城上軍心大振，打敗北周。為慶祝勝利，北齊將士創作《蘭陵王入陣曲》，模仿蘭陵王戴面具英勇作戰，此曲流傳千載，綿延至今。

《蘭陵王入陣曲》是中國史書記載最早的戲劇，曾在中國失傳多年，卻因在唐代廣為流傳、入日本而在當地得以保存。曲中，蘭陵王手持短棒、頭戴怪獸面具，在中國古典樂器如齊鼓、羯鼓和笙的伴奏下，緩步舞動。整部作品緩慢、沉幽，曲調悲壯，既展現戰場激烈場景，亦有懷古之幽思。《蘭陵王入

陣曲》有不少當代改編，頗為出格的一次是台灣樂團五月天為電視劇《蘭陵王》創作的主題曲。此曲亦出現在香港舞蹈團今次以蘭陵王為主角的原創舞作中，與其他的改編相似，是次古曲今唱，不免加入今人對於歷史及當下的思考：「生存即戰場，唯視生命的狀態如入陣的當下，專注坦然，無畏且無悔。」在楊雲濤等編創團隊眼中，「入陣」是進入戰爭的狀態，最是激烈、緊張，且讓人興奮。當武者入陣時，他們的身體和情緒會提升到某種忘我的專注情景之中，而當舞者在台上演出時，同樣的，亦能夠體驗這種極致狀態下的緊張和專注。由此延宕開來，舞蹈與武術便在那「入陣」的、忘我的狀態中得以交流和互動，若再擴闊些，觀者亦能在此極致狀態下，擁有某種真實且凝練的生命體驗。這體驗，若帶出劇場，在日常生活中趣味與思索，更有餘音繞樑之感。



▲香港舞蹈團《蘭陵·入陣》宣傳照。香港舞蹈團供圖

做好自己

近日無意間聽到某電台節目主持人說：「嘴巴是別人的，人生是自己的。不要被別人的嘴巴影響自己的人生。」深感這番話之至理。

誠然，我們管得住別人的嘴巴嗎？既然控制不了別人怎樣看自己，那就乾脆做自己吧。當然，自己的大前提是守法律、保持禮貌、不影響別人。

很多人也怕被人誤解、被人誤會，不想被人冤枉，於是千方百計費盡唇舌、苦口婆心地向對方澄清、解釋。解釋是可以的，但不用喋喋不休。時間這麼寶貴，你能跟身邊認識的每一個人說清楚，保證自己在認識的每一個人心中也能保持到美好形象嗎？這是不可能的。

我經常向小朋友講簡單的民間故事，其中有一個有趣故事叫「爺

孫騎驢進城」，這故事相信不少人都聽過，頗讓人哭笑不得。故事內容描述爺爺、孫子和驢子在進城的過程中，不管怎樣做，都會招來途人的指指點點、流言蜚語。「爺孫騎驢進城」，其實跟「嘴巴是別人的，人生是自己的」有着異曲同工之處。

在愛情路上，尤其要遵奉「不要被別人的嘴巴影響自己的人生」這個原則。因為，當你和一個比你更有錢的人相戀時，可能旁人會說你是貪圖伴侶的錢；而當你跟一個比你窮的人在一起時，或有好事之徒又會說伴侶是貪圖你的錢。走哪一條路，難免會有人說三道四，倒不如做自己。

但話說回頭，人一旦太我行我素，容易走向一意孤行，一意孤行可能會淪為自私和目中無人，到頭來，又會招致別人的口誅筆伐。能做到「不要被別人的嘴巴影響自己的人生」談何容易？堅持做自己、不理會旁人的看法，實在是不容易，應該說是挺難的。

香港的雨

香港淅淅瀝瀝的雨時常讓我想起故鄉重慶的雨。好像記憶中每個季節的重慶都有雨聲，從小刻印在腦海中的那股清涼感覺，無論走到哪座城市，只要下起雨來，那感覺便又湧上心頭。以前很喜歡下雨的時候躲在被窩裏，哪怕不起床也要躺在床上聽雨聲。彷彿因着那雨的緣故，被窩也顯得格外溫暖了，這時候難免少不了媽媽嘮叨起床的聲音，因着那雨聲，媽媽的話氣也變得分外溫柔，忍不住又賴了一會兒床。下雨的樂趣，小時候是有了慵懶的藉口，稍大點，到了大連讀大學的時候境況又不同了。

又想起之前讀大學的時候在大連經歷的雨，或者說流順的雨是我見過最任性的雨。有時候稀稀拉拉的傾盆而下，有時候細細碎碎得讓人心癢，或許是因為海風的緣故，總是難以判斷雨的來向，即便是你撐着傘，也極有可能全身淋透。於是這就讓我覺得南方的雨是不同於北方的雨的，中國太大，不同地域本就有不同的風土人情，因着那不同的自然環境，雨自然也



繡球花開



廣東省廣州市文化館的繡球花盛放，吸引遊客遊園賞花拍照。

中新社

市井萬象

從零開始重建



英倫漫話
江恆

去年底，由英國新銳導演馬哈利亞·貝洛拍攝的災難片《我們從末日開始》上映，影片中洪水氾濫將低地吞噬，城市毀滅，而女主角奮力求生，獲得觀眾好評如潮。近年末日題材的影視在西方大行其道，為何觀眾對此欲罷不能？

據一位英國觀眾形容，《我們從末日開始》中有很多震撼的特效場面，比如倫敦標誌性建築聖保羅大教堂幾乎被洪水淹沒，人們不斷地逃離卻無處可逃，看起來相當真實，這是吸引人走進影院的重要原因。如果回顧過去的一二十年，西方銀幕上類似的末日故事多不勝數，像是災難片《明日之後》、科幻片《我是傳奇》、劇情片《世紀末婚禮》、恐怖片《它在黑夜到訪》、戰爭片《末日之戰》、喜劇片《地球上最後一個人》、動畫片《米家大戰機器人》等等，以及根據漫畫書《陰屍路》、電腦遊戲《最後生還者》和暢銷小說《如果我們的世界消失了》、《斷訊》等改編的電視節目。並且這些故事越來越悲觀，從彗星撞擊、外星入侵、殭屍統治到地球燃燒，根本沒有盡頭。

事實上，末日作為一種文化現象，在西方國家由來已久，尤其是末日文化與宗教關係密切，更讓其成為一種集體潛意識。早在公元二百五十年，迦太基主教西普里安就問道：「誰看不見世界已經走向衰落，不再擁有昔日的力量和活力？不需要援引聖經的權威來證明這一點。世界講述着自己的故事，其普遍的頹廢充分證明了它正在接近終結。」即使到了近現代，西方文化仍不能停止思考世界末日。一八九八年，作家H·G·威爾斯在科幻小說《世界大戰》中，描述了科技更為先進的火星人進攻地球，他在最後一本書中寫道：「這個世界已經到了極限。我們稱之為生命一切的終結已近在眼前，無法逃避。」荷里活導演詹姆斯·卡梅隆還借用了基督教「審判日」這個詞，放到了科幻片《終結者2：審判日》的片名中。

隨着近年氣候變化、人工智能等概念的升溫，有關地球崩潰、人類滅絕又成了熱門話題，並出現了諸如厄運、多重危機和恐懼一代等新術語。二〇二一

年一項針對歐美十六至二十五歲人群的評審調查發現，百分之五十六的人同意「人類注定要滅亡」的說法。而一年前YouGov民意調查中，近三分之一的美國人表示，他們預計一生中會發生世界末日事件，基督教審判日因流行病、氣候變化和核戰而降到第四位，殭屍和外星人則排在最後。英國皇家天文學家馬丁·里斯甚至斷言，二十一世紀可能是「我們人類毀滅自己的世紀」。正因我們無法控制氣候危機，因而焦慮加劇，它就會在流行文化中變得更加突出。

當代批判作家勞倫·奧勒就認為，世界末日並不是讓人類着迷數千年的宗教意義上的時間終結或末世，而是一種普遍情緒和氛圍。即使我們不相信宗教，我們也喜歡認為我們自己的時代是一個獨特而關鍵的轉折點。我們似乎生來就想像自己活在，即使不是世界末日，至少也是一個時代的終結。作家二〇二一年在小說《假假》中說道，「歷史的特點是，儘管世界末日的到來被永久推遲，但人們還是很快地宣布了世界末日終於即將到來」。這是一種被稱為「現在主義」或「時間中心論」的謬論：錯覺自己這一代人正在經歷以前從未經歷過且永遠不會再經歷的事情。

自從拔摩島的約翰在《啟示錄》中許諾「時候到了」以來，這種暫時的自我主義已經融入了世界末日的思想中。正如弗蘭克·克莫德在其一九六七年的經典著作《結局的意義》中所說，我們抵制這樣一種觀點：我們生活在歷史的

中間，無法知道這一切如何結束，也無法成為高潮戲劇的一部分。如今世界末日的焦慮已經成為一種常態：一切都在持續，沒有退潮。

除了對未知的恐怖，還有別的原因導致西方的末日狂熱嗎？答案是，有。二〇一九年Netflix的科幻電影《少女救地球》，便提供了一個特別的視角，影片中當人類離開地球到別的星球上定居後，大自然在沒有人類的情況下獲得「重生」，動植物尋找和適應新的生存方式並重新繁榮。電影的結尾是一個無名的廢棄城市中心，原來的混凝土結構周圍，已經顯出蓬勃生機。這種場景和暢銷書《沒有我們的世界》描述的故事如出一轍，書中寫道，大自然在沒有了人類的控制之後，迅速回復原狀，很快到處都長出了植物，一旦有了植物，混凝土就很容易破碎，這就產生了美妙的景觀。這種「美麗末日」敘事的興起，讓人們從死而復生中尋獲積極的意義。

同樣的，許多人從末日題材中也找到建設新世界的憧憬。正如英國作家達特內爾在《知識：如何從零開始重建我們的世界》一書中指出，人們有理由期待一種新形式的文明能夠從末日中崛起，大家會猜想這個新世界是什麼樣子，我們有潛力將災後的人類社會重建得與今日社會同等複雜高妙，甚至可能建造出更棒的世界。對於懷有這種心態的那些人來說，或許正應了作家劉慈欣在科幻小說《三體》中的話，面對世界末日的人是最輕鬆的。



▲英國導演馬哈利亞·貝洛拍攝的災難片《我們從末日開始》。劇照

是不同，人的感受也自然是不同。

小時候的雨是充斥着慵懶和泥土、樹葉清香的感覺。以至於每次試圖回憶的時候，想起的都是某個周末夏天的傍晚，在近郊的別墅裏，因為雨太大的緣故，所有的人都放鬆了下來，母親掛掛了很久讓父親教她如何打麻將的事也擺上了日程。於是，我、母親、父親和幫傭四人便在一樓客廳的地方鋪上了一床涼席，在屋外噁哩噁哩的雨聲和微微風聲中，父親教我和母親如何打四川麻將。也許是這個畫面在我的童年經歷中實在過於美好，以至於每當我想要回憶重慶的雨時，那天的畫面就會第一時間浮現在我的腦海，涼席的觸感和竹筴的清新香味，雨刷刷落在屋頂敲打的節律，還有濕潤的空氣中，父親和母親溫和又恩愛的場景好像一直就定格在那裏。

後來定居在香港，香港的雨季從春天開始發作，夏天一直持續到十月底左右。除了暴雨，每年大概還會掛兩三次八號或以上的颱風風球。各家為了防止窗戶在颶風的時候被吹損，還會用膠紙貼上又或米

字，不少商戶也不例外，算是香港暴風雨天裏的一大特色。

剛來港的時候住在大圍，每天都會從新翠邨前的一排排綠樹前路過，然後上八爪魚橋，再去返學。所以在剛來香港的時候，每當下雨路過那條必經之路，那股泥土夾雜着樹葉的味道，讓我總是想起記憶中重慶的下雨天，在初初到港沒有任何熟人朋友的時候，這隱約中帶着熟悉的味道確實激起了我一定的歸屬感。

時間久了，發現香港的雨很少是綿綿細細的，也很少像少女的脾性捉摸不定，它堅決又利落，下起雨的時候就是顆粒分明地來，並且持續性地落好一陣子才會停歇，絕不會像鬧彗扭或估計耍脾氣的小孩，間歇性在消停和折騰中讓你把握不了出行的時機。而雨鞋和雨傘在香港是不可或缺的，在歐洲下雨的時候，發現街上許多人常不撐傘，但這在香港可不行，那雨勢分鐘讓你投降，加上空氣濕度大，淋雨之後也更容易感冒生病。

後來在九龍和港島工作之後又發現，

上面對於雨鞋和雨傘的論調可能又要打折，因為香港的騎樓以及不同大廈或商廈之間的廊橋都可以避雨，反倒對許多往返寫字樓和地鐵站的打工仔來說，雨傘也並不一定需要，尤其是本身可能住在地鐵上蓋的人來說，在許多的點對點之間，可能全程都不撐傘也不會淋到雨。香港又被稱為海綿城市，因為它針對雨季的排水系統在全球範圍內堪稱優秀，一個城市因着本身雨的特色而造就另一個城市管理的奇跡，也可以說是讓香港成為福地的一大助力。

我其實是一個喜歡聽雨，也喜歡在雨中漫步的人。大概是因為生性浪漫，便覺得雨自帶詩意屬性，在雨中漫步的時候，被雨包裹起來之後，人便有了難得的高度專注和對四周更敏銳的觸感。同時，也不得不承認自己很喜歡香港的雨，無論撐傘或者不撐傘，雨落下的時候，整個城市都變得安靜了下來，與平日裏燥熱和浮華形成了一個對比，沖刷了城市日夜勞作不停的疲憊，展現了這座城市的另一面。